

子史精華

1加3
426
14





子史精華卷六十三

政術部十九

仕宦下

停私

魏書肅宗紀詔曰或戴自在朝未嘗外任或上歷紀考甫受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莅民以終常限

級

見職人魏書孝莊紀詔諸有私馬仗從大階上休停魏書孝

羣官

在外者皆替後魏書張彝傳侍中崔光表曰彝及李

在臣右

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一人出身官次本

應遷陟

然恐班秩猶未賜等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行聖

庭帖穆

汎級見始筮魏書李諧傳洎方年之四五實一之名

選叙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一

官 魏書辛雄傳郡縣選舉由來共輕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

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 **名聲韞鏤** 北齊書

傳繫 之 就良王之胡刷振佩紫臺之上 **振佩紫臺鼓**

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 **旬月端右** 周書

袖丹墀上 **煩官** 周書裴寬傳寬弟漢少有宿疾 **非其好也**

傳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衰既世胄名家文學優瞻當時咸相推挹故 之問位昇 寵遇日隆而衰愈自謙虛

不以位地矜 **仕宦鄉**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幸蒲州宴父老上人時論稱之 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間雅良

由 之 陶染成俗也 **閒局平局繁局** 隋書刑法志在官犯罪鞭杖十為

為一殿 十負為一殿 **仕門** 隋書刑法志法令明審科條簡

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 要教 之子弟常講習之齊

人多曉法律 **榮秩** 隋書柳表傳上恩褒 **解落** 隋書高頴傳上謂

蓋由此也 定策功欲加 侍臣曰我於高頴

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 瞋然忘 **安繁戀劇** 隋書

之如木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無舉賢自代之心

傳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 抗表劾戚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

久滯絳衣 隋書李德林傳祖孝徵人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

林云是彥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 我常恨

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宜妄說

尋除中書侍郎 **孤楊獨聳** 隋書柳機傳初機在周與族人文成

仍詔修國史 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

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 **綢繆省闈** 隋書牛

柳俱摧 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弘傳贊**

始終無際可謂大雅君子矣 **受署** 隋書盧思道傳勞生論曰

仁義籠官意隋書李孝貞傳遷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

糾朝市筋力已衰作登壇賦自慰隋書郎茂傳王文同與茂有隙

茂怡然受命在途文情一時盡矣父子並乘軒軺北史崔浩傳明元初拜博士

時人榮之以兩鳳連飛北史崔瞻傳瞻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

受拜時云按浩父宏熱官北史王瞻傳帝欲瞻為侍中苦辭不受或

矣按按瞻父勸瞻勿自疎瞻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

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但思之爛熟耳攝

攝二曹北史宋弁傳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

攝二曹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

攝二曹北史陸昕之傳昕之子子彰天平中拜衛將軍

攝二曹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

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刺史為孤鴻賦以寄情北史

道傳遷武陽太守位下史將軍並如故歷當世榮之為孤鴻賦以寄情盧思

得志其為郎二十七年北史高允傳初與允

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投巾北史高允傳旌弓

史二千石而允不徙官投巾既招釋褐

望雲而起北史高允傳徵士頌曰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出入三

省五十餘年北史高允傳允初無譴咎屈折久官北史高允傳弟

武每詔徵辭疾不應恒笑允棲泊京邑見營宦路北史高允

濟子遵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遵馳赴平城歸允允為宗鄉

改觀而矯等宗鄉改觀見餽老隱年北史高允傳允所引劉模

彌如毀之者長樂信都人遷陳留太

仕宦下

政術部

仕宦下

仕宦下

守時年七十餘矣而

昧禁

北史李元忠傳

自效遂家於南潁川不復歸其舊鄉

光照先人

初元忠將仕夢

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且告其受

業師古云大吉可謂

也竟如其古

傳聞累表遜位詔授光祿大夫金章

孤飄坎壈

北史胡叟傳叟

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

北史胡叟傳叟

未有

仕好處分

北史王慧龍傳遵業領黃門郎從容恬素若處邱園

路

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

按遵業慧龍之曾孫

伶俦孤宦

年常有

北史薛濬傳

弟謨為晉王

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念爾

兄弟並為本郡

北史薛濬傳

薛湖傳除河東太守

北史薛聰傳孝文留心

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

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

朱門陳戟

北史薛道衡傳帝謂楊素

時論美之

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

勞宜使

北史薛澄傳江表取人多以世

族澄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

於是進上開府

既羈旅不被擢用常嘆曰豈能

向人也左中郎將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劣何不

裙數參吏部澄曰世胄躡高位英俊

沈下寮古人以為嘆息竊所未能也

繁裾數參吏部

田益宗傳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

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

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

祿

北史裴延儁傳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

優

代之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讞之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

請急

北史裴讓之傳弟訥之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

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

而

還當時以

北史裴寬傳弟

武成中為司車路下大夫天

為孝感

徙職

北史裴寬傳弟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仕宦下

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晉公護擅

政術部

權摺紳等多詣附之以圖仕進北史房彥謙傳遷秦州總

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官人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

僕射高頴歷問河西隴右父子相代為本州敬拜兗州刺史子

元寶與父同建勳誠後拜兗州刺史當世榮

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寶為使君每元寶聽政乘板輿出

至元寶所先遣左右救不聽起未階臺官北史韓麒麟傳孝文

觀其決斷忻忻然喜見顏色時拜齊州刺史麒麟

以新附之人士人沈抑乃表請守析階北史韓麒麟

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傳麒麟子與

宗興宗子子廋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顯宗子伯華子廋愛

友等於同生上書求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蠲

冕東省北史李彪傳李冲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

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網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

厲節忠以報德白衣修史北史李彪傳除名歸本鄉自託於

王肅又與郭肅崔光劉芳甄琛邢

肅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北

肅等許為左右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靜任史

甄琛傳閑官猶聽長兼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北史楊椿傳

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

者正由忠謹慎口故蜀四賢讚北史常景傳景淹滯門下積歲

嚴君平揚子雲等皆有高朝隱大夫北史常景傳景澹於

木而無重位乃託意以之權門乃圖古昔可以鑑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

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一鑿戒斯文乃

惕焉北史常景傳柳下三黜不愠騶唱入官門北史郭祚

而惧三其色子文不憚其情僕中丞而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

騶唱不入宮

冠帶錄

北史張彝傳子述躬賦始均著

述躬賦

北史邢昺傳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

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

頓居三職

北史邢昺傳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

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

甚少邵

孝文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

未登讓品

北史崔

光韶傳

郡太守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曾過中

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當恨耳世弼

實官戎號

北史淳

于誕傳

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

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

臣年雖老臣卿乃少

北史孫紹傳紹為太府少卿因朝見靈

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

太后笑之

卒職

北史劉桃符傳舉孝廉射策甲科歷

黃門頓歷三世

北史劉桃符傳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

曰揚子雲為

萍詩

北史馮元興傳元興被廢為

枉轉三

草生綠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北史楊休之傳初休之在洛將任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

從東向西道南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

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咒曰

天

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池簫鼓

北史余朱榮傳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相傳曰

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

夕脫羊裘朝佩珠玉

北史高恭之

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

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儁士謂人曰人生厲心

立行貴於見知當使

若時不我知便須退

立行貴於見知當使

迹江海自美授北史皮景和傳景和於武職中兼常調北史杜

求其志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頗有除北史張亮傳拜幽州刺史薛琬嘗夢亮於

侍御史山上挂絲北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

其為幽州乎刺舉本州北史馮遷傳授陝州刺史遷本微寒不

數月而驗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北史李穆傳穆子孫雖在襪

接待鄉邑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北史李穆傳穆子孫雖在襪

人無怨者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北史李穆傳穆子孫雖在襪

盛當時無比襪祿儀同見宿齒北史蘇威傳尋進封房公帝手

棟樑社稷禡祿儀同見宿齒北史蘇威傳尋進封房公帝手

躬可開府儀同三司鼓吹還宅北史蘇亮傳出為岐州刺史朝

先其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

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羽儀游鄉黨見

才至不怪其速北史蘇亮傳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再居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一年或至三遷僉曰

左轄

北史韋瑱傳周文帝為丞相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

十四為縣令

北史泉金傳金子仲遵一名恭必基武步北史合

字延保敦煌人也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為主簿榮嘗謂僚屬

日令狐延保西州合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繫維但一

日千里一寡人十旬四職北史唐瑾傳轉荆州總管府

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坐席嘉祥北史柳遐傳遐宋太尉

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坐席嘉祥北史柳遐傳遐宋太尉

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述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

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

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以賜汝汝柳樹亭亭如蓋北

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厲以應也

高頰傳初孩孺時家有一高百許尺徙級北史李德林傳少

望稍高運屬與王功參佐還笏北史張威傳遷青州總管頗事

命十餘年間竟不還笏產業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

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

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

法度功效實多因公素業自通北史張奭傳奭父羨少好學

將惟羨以公登龍門沈涓滄北史孫惠蔚傳惠蔚與李彪

甚為當時所重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

惠蔚仍太廟令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而惠蔚猶

以是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

尚焉敬德走超藜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

官爾伏地夫人也張郎風骨必當通貴北史張景仁傳景仁為

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

比翼北史劉焯傳焯自為贊曰以此卑客誨北史樊遜傳

朔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沉取急北史顏之推傳領中

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以自廣書舍人帝甚加恩接

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還假寧

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名得免

舊唐書職官志凡諸司置直皆有定數須少俸祿舊唐書杜如

內外官吏則有之節行李之命須少俸祿晦傳隋大業

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

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職為耳耳遂補滄

陽尉尋棄九族蔭其餘輝舊唐書魏徵傳除世勣為李密擁眾

官而歸委質非人則榻置笏舊唐書崔神慶傳開元中神慶子

一身不能自保榻置笏琳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

省闈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三柱里舊唐書劉仁軌傳咸亨五

以重疊於其上年為鷄林道大總管東伐

新羅以功進爵為公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

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

傳今貴戚子弟例早求

官一之年已腰

四職相代

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

嗣為納言二子承慶嗣立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

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

立知政事嗣立又代為黃門侍郎前後

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為比

門列三戟

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來莫與為比

咄傳初咄為戶部尚書岷為吏部尚書知政事岷為戶部侍郎

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

戰一三品門十

二戟榮耀冠時

三按廉車

舊唐書崔暲傳凡

官

弊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合錄如何注擬暲對曰資叙相

當問其為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

授對曰與邊遠

帝曰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

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辭臣速達

舊唐書杜元穎傳自補闕

地

如元穎之比也

烏集戟架

舊唐書柳仲郢傳初仲郢自拜諫

第庭樹

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候

翔泳清切

舊唐書裴度傳始自書

之間

鬱為昌族

舊唐書楊魯士傳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致

髻銀艾

舊唐書

魏元同

舊唐書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李

三清之上

舊唐書鄭畋傳為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因授官自

陳曰陛下過垂採聽超受恩榮擢於百里之中

翰苑遽改郎曹

沉舟墜羽

舊唐書鄭畋傳因謝承旨自陳曰

恩知

四時仕宦

舊唐書傅游藝傳時人號為

本鄉列戟

舊唐書張介然傳加銀青光祿大夫帶上柱國入奏稱旨特加

賜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

子史精華

卷之三

政術部

仕宦下

九

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明皇曰所給可列故鄉京
城佇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仍賜絹五百匹令宴集閭里以寵
異之唐書太宗紀貞觀元年十一月許禁過市

自介然始也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十牢讓唐書太宗皇后長孫氏傳后兄

二月十五品以上唐書江夏王道宗傳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容奏言君集智

書僕射后密耻為房李下小言大且為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對曰見

諭令官尚書常鬱鬱不平下除唐書信安兵部尚書為朔方節度大

使坐事衡州刺史宦遂不肯還鄉唐書曹王明子臯傳

其弟京兆法曹參軍抑遠唐書三宗諸子傳景儉素與元稹李

鏐既奉辭景儉自陳見穆宗累華要唐書劉崇龜傳擢進士仕

憐之追詔為倉部員外郎終清海軍節度使

資屈唐書李勣傳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儀同中書

以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官事相委勿為嫌也三世居此官唐書高儉傳字士廉以字顯遷尚書

不肯調唐書實威傳丙史合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更踐兩省唐

薛稷傳與從祖兄曜資品妄高唐書馬周傳時置太子司議

得歷此官同筭機秘唐書陳叔達傳叔達封郎終當據此唐書

袞袞不倦每撫其牀曰與溫大雅封郎終當據此唐書

首同貴唐書張知謩傳拜知謩左衛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位

高年艾舉門蕃熾唐書蕭嵩傳嵩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

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

任宦下

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

餞於郊顧左右曰唐書王邱傳邱更心亦昔時一尉唐書陽嶠傳常語人

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唐書王拱傳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

權唐書王拱傳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領二十餘使唐書王拱傳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

重官累使唐書王拱傳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綠袍木簡唐書楊炎傳自道

魚書唐書楊綰傳舊制刺史被代杜門六年唐書趙宗儒

若別追皆唐書楊綰傳舊制刺史被代故有此拜唐書寶易直傳

棄之炎止日吾嶺上一逐吏超登唐書寶易直傳適從何來唐書

上台可常哉安可棄是又貶還所服唐書寶易直傳武儒

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唐書寶易直傳

郎召見勞日知卿唐書寶易直傳初元和中鄭餘

慶議僕射土儀不與唐書寶易直傳故有此拜唐書寶易直傳

奏駁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時鄙笑唐書寶易直傳

衡傳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唐書寶易直傳處一遺集於此唐書寶易直傳

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日唐書寶易直傳奪戟唐書盧

制官階勳俱二品始聽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唐書寶易直傳

坦為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唐書寶易直傳

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為非是為憲司劾正詔罰唐書寶易直傳

一月俸唐書寶易直傳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唐書寶易直傳

吏部不樂居朝唐書孔溫業傳大中時為吏部侍郎求外遷宰

太子賓客唐書歸登傳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不以淹晚槩懷唐書歸登傳轉右補闕起居舍人

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唐書歸登傳轉右補闕起居舍人

退然遠權勢終唐書歸登傳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後日必處吾坐唐書劉沔傳

下効我唐書韋表微傳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 一班一級 日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

拭鏡擲白眉游少年間取不見 請以毬見唐書周寶

未嘗詘意於人官不進自良醞可戀 唐書王績傳高祖武

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德初以前官待詔門

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林墟之適 唐書顏師古傳師古

待詔何樂邪答曰耳 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

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歡喜詩 唐書杜審言傳審言免官還東都

審言蹈舞謝后令賦還鄉歌 五代史吳越世家鏐游衣錦

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駟馬歸 班宰相上宋史哲宗

無字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紀元祐元

年五月壬午以文彥博平章歷曹超曹 宋史選舉志自侍郎以

軍國重事詔之 特迹遠地寒 宋史選舉志元祐二年侍御史韓川言近大中大

旨夫以上歲舉守臣而薦所不及雖課入優等皆未

預選此倚薦以為信也然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騫請

求因緣宛轉者常多得之雖歷郡久治狀著課入上

考偶以無薦則反在通判下四媒寡援踈 宋史選舉志中原士

年遂罷大中大夫以上歲舉法大夫隔絕滋久流徙

東南者多致 三至樞府 宋史職官志熙寧元年陳升

沉滯令侍從搜訪以聞宋史職官志崇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

禮乃以為士服隨班 隱逸起蔡密呂權仍遂其性詔以

知院事宋史職官志直館直院則謂之 右列清選 宋史職

入侍帖職 館職以他官兼之則謂之宋史職

元初申嚴闔門長官選擇其屬之令非右科將相鄉 宋史侯益

年晉祖追念虎牢之功徙鎮彭門領相印仍賜門戟改鄉里為勳賢里當保五十年富貴宋史張永

德傳初永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

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

游一日告適淮水語永德曰後當相遇於彼永德懇求藥法生

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永德屯下蔡牙

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槩繡旗幟永德善騎射左右

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

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

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安用此為厨釜

鳴宋史李濤傳時中書者數四濤晝寢閣中夢嚴飾廳

以楊邠為相守道家福宋史薛居正傳太祖嘗謂居正曰濤罷

兼樞密使守道家福之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

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並為相盧多遜參知政事孔

冬多遜亦為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

居正

果符太祖之言異鳥集待漏所宋史宋琪傳琪將罷前數日有

及是罷相人幸老民宋史宋琪傳至道元年宴含光殿上問

以為先兆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

年春拜右僕射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九月被病令其子貽

序秉筆授辭作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已

兼有之實三八相宋史呂蒙正傳國朝以來四踐兩府九居

天幸也者惟趙普與蒙正焉

八座宋史張齊賢傳齊賢父子兩京相望宋

王詔傳轉開封尹時子疇使京西不逾月三拜命宋史楊昭儉

攝尹洛人以爲榮相馮道為契丹冊禮使以昭儉為介授職方員外郎旋加

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時人榮之本資

官宋史魏丕傳歷頓邱冠氏元城三縣令世宗即位改右班殿

直自陳本以儒進願受世宗曰方今天下未一用武

之際藉卿幹宋史馬令琮傳父全節橫海定遠昭

事勿固辭也儀彰德定武天雄皆署令琮為

牙宋史安守忠傳拜濮州團練使初守忠嘗夢一

校漢字丈餘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寤

許歲攝司馬宋史劉保勳傳保勳少好騎射後唐綴行而出宋

許驤傳父唐嘗擁商貴於汴洛間見進潞州左

士竊歎曰生子當令如此鐵冠安在宋史雷簡夫

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排闥公卿

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問里指笑之曰牛及

為王公遲我十年宰相宋史王旦傳帝欲相王欽若且曰

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

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

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宋史向敏中傳進右

人曰大耐官職僕射兼門下侍郎監

脩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

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

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徑

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

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

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帖麻宋史劉

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日向敏中

彥博高弼復入為相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

兵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為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

改沆監修國史弼東頭西頭宋史趙積傳天聖八年擢樞密

為集賢殿大學士副使遷吏部侍郎命未出入馳

告積積問曰蓋意三黜賦宋史王禹偁傳出知黃州

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為笑

云屈於身而不屈於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宋史司馬池傳召知

道分雖百謫而何虧諫院上表懇辭仁宗

謂宰相日... 亦難能也... 十七遷... 宋史司馬旦傳以熙寧八年致

六印加劍... 宋史凌策傳初策登第夢人以... 上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時以為異... 領五印... 宋

院左藏庫延德所... 王延德傳領蘄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輦... 因對懇讓遂罷左藏御廚... 齋宮賦

詩... 宋史王珪傳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 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 為久次嘗因展事... 拜參知

政事... 築室東坡... 宋史蘇軾傳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 父野老相從溪山間... 自號東坡居

士... 廊廟人... 宋史呂陶傳知太原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 暇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 也

以介薦應... 熙寧制科... 例不治事... 宋史常安民傳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 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林之游日謫官... 也

焉而怠其事不可... 官以儒名者三十年... 宋史汪洙傳熙寧太學... 成分錄學正登進士第

為太學正累遷國子祭酒擢中書舍人為大司成洙自布衣錄... 天子學至為正為司業祭酒迄於司成... 時人士... 時事不掛口... 宋史趙鼎傳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

推之... 者但引... 遷三資... 宋史岳雲傳嘗以特旨... 飛辭曰士卒冒... 咎而已... 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

衆累表... 在殿巖... 宋史楊存中傳存中... 凡二十五載權寵... 日盛罷為太傅禮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賜玉

不受... 帶朝... 雙跌隱然... 宋史張九成傳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 寄祿... 朔望... 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 官

宋史富直柔傳遷御史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故事簽書有以員外郎為之而無... 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

典時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 父子相代... 宋史... 三丞除二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例

胄傳父治守相州請祠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 州代其父任陞辭帝日先帝詔韓氏世官於卿... 榮事

子史精萃...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七

也
三世守鄉郡 宋史韓肖胄傳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請

宋史黃洽傳召為太常丞一孝宗方躡履行 宋史王希呂

外厲精求治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躡履行 宋史王希呂

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責遠

小監既而改授宮觀當去國之日屏徒御一以恬不為悔

槲杞菊取谿魚 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

一觴酒賦詩時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 宋史陳自強傳登淳熙

事一不以掛口 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

入都待銓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

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

設褥於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

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大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

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

臺未踰月遂登樞府 嘉泰三年拜右丞

相歷封所 奉饋如真 宋史吳昌裔傳通判眉州尋權漢州故

衛秦國公 事比攝官 昌裔命削其半 七

攝鄰邑 宋史婁機傳調含山主簿 邇聯 宋史余天錫傳召為吏

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 宮 宋史趙汝騰傳前後 騎驢匡山

間 宋史黃灝傳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 持六刀

宋史洪興祖傳知真州徙知饒州先夢 楚鴈賦 宋史錢熙

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 楚鴈賦 宋史洪進

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署熙 鄉里榮 遼東高模翰傳應曆初

府職辭不受著 以見志 鄉里榮 召為中臺省右相至東

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 臨流聞雉 遼史鐸盧幹傳

為 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 臨流聞雉 給事北院知聖

旨事乙辛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十餘年始得歸鄉里屏居謝人

事一日 鳴 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日

名士稱其高情 **散階** 金史宣宗紀詔定進士中下甲及 **三十乘**

雅韵不減古人 監官 **至明威者舉充縣令法** **三十乘**

旄鉞 金史左泌傳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為早泌歎曰

子年 **人高** 金史韓鐸傳遷中都路都轉運使頃之上謂宰臣曰

便郡 韓鐸年高不任繁劇且其母老矣可與之 **於是**

改順天軍 **可公可卿** 金史施宜生傳初宜生困於塲屋遇僧

節度使 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 **東**

萊風物亦佳 金史劉琬傳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

為同知宣徽院事琬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

不惻然 **灑海** 卿到必 **程一舉** 金史程家傳家祖

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 **華近** 元史阿里海牙傳十餘年間

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 **華近** 元史阿里海牙傳十餘年間

第七族號其家為 **華近** 元史阿里海牙傳十餘年間

闔廷無 **子有袞冕之志** 孔叢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

聞言 **子有袞冕之志** 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

勸子建仕 子建答曰君有布衣之心 **以卦林占** 孔叢子和為臨

其家 **以卦林占** 晉令共友崔駰

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 **以卦林占** 晉令共友崔駰

卦林乎徑往之官 **以卦林占** 晉令共友崔駰

後漢書作以家林 **以卦林占** 晉令共友崔駰

超等牧 **以卦林占** 晉令共友崔駰

養常山 **以卦林占** 晉令共友崔駰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七

此多年未三十為萬石劉義慶世說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

嘗別王敦敦謂瞻曰鄉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年始二十九

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亦太

慶世說李弘度常嘆不被遇殷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

不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劍

縣故是奇士劉義慶世說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

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欲

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注謝奉歷安南將軍

廣州刺史阿龍超劉義慶世說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

吏部尚書阿龍超葛君策杖路邊窺之嘆曰人言

故自超不覺至臺門書空劉義慶世說殷中軍被廢去梯

注阿龍丞相小字在信安終日恒作字去梯慶世

說殷中軍廢後恨簡文口上人著百尺樓上擔梯將去注浩雖

廢黜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之言未必實

也恨破劉義慶世說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遇見大司馬桓

於為元規賣劉義慶世說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

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

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

然曰大丈夫乃庾所注周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邵字子南按庾公即庾亮字元規頭責文劉峻世說注

去吏持之急起張敏集載

秦子羽曰子曾不如太原溫頤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

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喫無宮商或阨陋希

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謹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

如巾壘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裁錦

萬里揚銜之洛陽伽藍記太傅李延實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實

失夢射雁楊銜之洛陽伽藍記陽城太守薛令伯忽得

俄然令伯除以問元慎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

為諫議大夫不可過二千石顏氏家訓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

處在中品顏氏家訓仕宦稱泰不過前望五

何如越公劉餗隋唐嘉話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闕顧羣公曰公

揣誠不美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全樹借汝劉肅大唐新語

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李義府召見試

令詠烏立成其詩曰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終南捷徑

深賞之曰我將豈惟一枝超拜監察御史

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

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山謂之曰此

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無休勢劉肅大唐新語

僕觀之乃仕宦耳藏用有慙色宋守敬為吏清

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

年而登列嶽每謂察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

無休勢各宜勉之上山頭劉肅大唐新語舊例郎中不歷員

不歷清資便拜高品有似長征兵士便得邊遠果毅也景隆中

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卿遷戶部郎中賀遂涉時為員

外戲詠之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轉遠轉高轉近轉卑李肇國

不優誰言粉署裏翻作上山頭史補陽

城居夏縣拜諫議大夫鄭鋼居闕鄉縣拜拾遺李周四軍紫李

南居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為國史補貞元未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

馬賜紫而登郎署省中諺為筮得震卦范攄雲溪友

有異術曰婁千寶呂元芳杜勝給事在杭州日問婁千寶日勝

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有聲而無形也注周易卦得

震如聞雷不見其形大書台字韋綸劉賓客嘉話錄昔中書令

凡事皆不成遂也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燦

子史書

卷之二十三 政術部 仕宦下

藏者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授待韋秀才

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貶台州刺史

知印張固幽開鼓吹賓客劉公之為屯田員外郎時知一僧有

公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

去與僧語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適來

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

之說者有虎變為人唯尾不變須為燒除乃得成人故以

初蒙拜授如虎得為人本尾富貴在裏王保定摭言鄭朗相公

猶在脫體既合方為焚之公曰郎中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

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惟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暗者甚眾

而此僧獨賀曰三僕射六尚書王保定摭言薛能尚書鎮

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峩俱

在麾下未數歲溥鎮徐巨容鎮襄岌鎮許俱假端

揆故能詩曰舊將已為病身猶是鶚在卿雲

劇談錄令狐相國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

迴渭南尉趙嘏上詩云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評謨

六拜司徒康駢劇談錄裴晉公五鎮藩維康駢劇談錄白令公

不利市秀才登將相孫光憲北夢瑣言夏侯孜未偶伶俦風塵

館多自齟齬時人號曰塞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

戎鎮常何先塞而後通也龕官孫光憲北夢瑣言薛尚

其橐韃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日俾渠消災時人以爲輕薄

也蓋不得本分本分官問理嶠都雍孫光憲北夢瑣言李都

官矯此以見志見斯才斯職王曾筆錄太常博士李戡

蒙其盼睐者皆進昇故曰素有文稱祥符末守壽春

欲得命通斯才斯職仕宦下

驛奏時務深稱上旨宣諭執政曰若斯人尚未進用不為不遺賢也召歸闕北至上屢嘆以為見晚執政日以十而賦一知人固未易也 肩三署尾百僚 錢希白南部新書令狐楚久為太常博

龍章鳳姿麀頭鼠目 錢希白南部新書李揆秉政苗侍中薦元得 之子乃求官邪及載八 難 彭乘墨客揮犀鄭希相除揆祕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仲云凡仕宦有 一謂統十萬之眾而為帥二謂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

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材兼之 騎馬聽雞 彭乘墨客揮犀歐陽永叔在政府將求引去先一詩 啖寄隱士常秩日笑殺汝陰常處士十年 朝 啖

惠州飯和淵明詩 彭乘墨客揮犀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間之作偈云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 有貴人法 沈括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王公素所厚維楊大

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弟子出窺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 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 不十年當據吾坐 熱中允

冷修撰 沈括夢溪筆談舊日官為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人

次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修撰時人謂 居右席 張舜民畫漫錄翁肅閩人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既罷起猶 代

者不校也既交割轉身復將八州 吞十四印 吳處厚青箱雜記宅代者攬衣止之日這個使不得 劉郎中滋累舉不第年餘四十始登科嘗夢有人提印滿籃令已吞之滋有難色

其人曰但任意吞看得幾顆滋不得已 至 顆其 皆顆顆見於腹中後 三世滑州 吳處厚青箱雜記李復圭 皆知果歷十四任 大聖中其祖康靖公若谷知慶

曆中其父邯鄲公淑又知及後八年復圭又知前此邯鄲公嘗
迎侍康靖題詩於州解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鑿
郡人莫訝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

允中亭 真處厚青箱雜
石記其事曰仰承詒訓允契冥兆茲亦異也
記檢正官張謬家起亭名允中蓋取易允升義後謬遷太
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一一者官至中允而後必停也

必觀 青箱雜
亭名曰必觀蓋取荀况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一一
者必停官也後有

君豈樵者 邵伯溫聞見前錄種放字明逸
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夷一日令灑掃庭除日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
挽之而上曰一一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名聳聞天下後明
逸在真廟朝

玉關人老 魏泰東軒筆錄蔡挺自寶元以後歷邊
以司諫赴召
因作樂歌以教邊人有誰念一一之
句此曲盛傳都下未幾召為樞密副使

同使之名 徐度却掃
梁左丞壽罷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特創同醴泉觀使之名以命
之梁公言故事無以學士領宮觀使者且一一前所未有
力辭不受然自是前二府往往以學士

賈誼少年相如末至 徐
却掃編楊文公憶初八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
謝先達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一一之一一坐有鄒枚未
害一一之

借紫借緋 徐度却掃編舊制借服不佩魚故繫銜
一一時稱之
請借服皆佩魚如賜者從之然差敝止仍舊云可特差某職任
仍借緋或借紫而已而其後繫銜者多自稱借紫金魚袋若借
緋魚袋然終

夢持雙玉 徐度却掃編許少伊右丞宣和間初除
無所據也
後未幾劉希范資政珪繼有是除靖康初為太常少卿
復夢緋衣而持雙玉者隨其後未幾劉亦繼為奉常
下 徐度却掃編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待制修撰乃在
官下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

祿官已至特進故特在其後數月間周歷三省徐度

遂為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編吳少宰敏政和間為中書舍人年方二十八後為給事中罷

宣和末年復召為給事中內禪之夕驟拜門下侍郎未幾遷知

樞密院明年遂拜少宰時年三十八佛寺題壁葉夢得避暑

公初名禮夢有遺之書者題云祕書丞通判汝州趙概乃改後

名後六年登科果以祕書丞通判海州但汝字不同爾既又夢

與王文安公同八一文安云刑部郎中

知制誥趙槩後十年亦以此官入掖垣遂為學士衣緋久王闢

水燕談錄慶曆中郎官呂覺勘公事回登對自陳一已乞

改章服仁宗日特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

慮刻薄之徒望風不才待制有道學士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

希進加人深罪耳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嘗貫

者貫日與其居天章作一何如在昭文為一一

者愧榮進素定朱子名臣言行錄張師德謁向文簡日師德兩

服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日可惜張師德向公日何謂公日累

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

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按公謂王旦三部勸止朱子名臣言

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蜀公以書問於公公謂不當起蜀公得

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

與親舊書云此亦欲出而一牽絲姚寬西溪叢話謝靈運詩

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望省樓

云牽絲初仕也應璩詩云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陸游老學菴筆記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卿於

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

陸游老學菴筆記御史久次不得為郎金鑾坡南望詩陸游老

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一仕宦下

記子讀鄭畋作學士時上云玉晨鐘韻上空虛
畫戟祥烟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烟深處認中書則其意
著矣朝士妄善宦拙宦陸游老學庵筆記司馬安四至九卿當
想可發一笑時以為以今觀之謂之可也

彼汨喪廉恥廣為道徑者不數要路津葉廷珪海錄碎事古詩
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何不策高足先據

印牀葉廷珪海錄碎事李慶餘送主宦牒葉廷珪海錄碎事
簿詩僧來茶竈動吏去開粗霑文科遂汗

名宦海葉廷珪海錄碎事仙傳拾遺顏真卿舉進士甲科有
道士謁曰子有青簡之名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

自沉於大為路岐葉廷珪海錄碎事前史稱沈約昧於榮
利有台司元稹軒經營相位

裳契葉廷珪海錄碎事李白詩吾將元夫子金閨籍葉廷珪海
異姓為天倫本無素以烟霞親錄碎事謝

元暉詩既通麒麟棺葉廷珪海錄碎事楊炯每見朝官日
復酌瓊筵為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

脩飾皮毛覆之驢上巡場而走無上笏下筵葉廷珪海錄碎事
德而衣朱紫與覆麒麟皮何別袁淑詩和惠頌

恩渥浹注上笏青春直葉廷珪海錄碎事李德裕詩
大夫之爵下筵下席也屢換開隨上苑遨百

人緩帶葉廷珪海錄碎事唐語云一人在朝齒錄葉廷珪海錄
作回波詞云身名雖蒙人貴而親友皆榮之也碎事沈佺期

一袍笏未復牙緋乞一片金葉廷珪海錄碎事樂安任遐
晏乃啟郭彖睽車志呂仲發幸安吉日縣圃有大

轉為金紫杏花四朶一株十月間忽開全是薔薇殊
不顯杏自是從劉樞密之辟不發跡在劍釋文瑩王壺清話李

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於記之後知劍州王均亂進攻
一劍囑之日若他日於記之後知劍州王均亂進攻

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擊之賊宵遁馳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
外郎果因劍發
跡以至貴顯

印乞骸骨歸

參分故祿

漢書平帝紀天下吏比二千石呂上年老致仕者一與之終其身

三也 注參 修學著書為事

漢書董仲舒傳凡相兩國正身呂率下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呂

安車駟馬

漢書杜延年傳延年視事三歲呂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

供張東都門外

漢書疏廣傳廣為太傅兄弟子受為少傅在位五

篤賜

罷就第

歲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呂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

縣車

漢書薛廣德傳與丞相定

德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一其安一傳子孫注縣其所賜安車

以示榮也

退征

漢書韋賢傳其先韋孟為楚元王傳去位徙家於鄒作在鄒詩曰我之請於天子天子我

恤矜吾髮齒赫赫天子明愆

既老致位

漢書韋少翁傳少翁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

且仁懸車之義以泊小臣

責曰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呂訓

惟懿

惟煥厥賜和百金泊館按節侯少翁父賢也為相五歲呂老病乞骸骨丞相

長休告

漢書丙吉傳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

掾史有罪減不稱職輒予

加優再三

漢書張禹傳為相六歲呂老乞

骸骨上書詔曰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呂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

按職如故

漢書

傳光稱疾辭位詔曰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

然後歸老於第官屬

賜上樽酒

後漢書劉隆傳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

漢書敘傳疏克有終

按疏謂疏廣疏受

政術部

致仕

二

養牛後漢書張湛傳代王丹為太子太

中東門君

後漢書張湛傳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

斛目列侯奉朝請

白衣尚書

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詔告盧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

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呂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

不怠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穀千斛常呂八月長吏

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迺幸均

舍敕賜尚書祿呂終其身故時人號為

後漢書胡廣傳注李咸自大鴻臚拜

太尉呂老乞骸骨見許所投版後漢書范滂傳遷光

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棄解冠挂東都

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蕃迺謝焉注版笏也

門後漢書逢萌傳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色斯之志魏志崔

族富疆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廉馬相背魏志滿寵傳拜寵

不崗哲人君子俄有征東將軍明帝召

之既至見而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疆食馬援據鞍

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之邪其思安邊境惠此

中置官騎晉書王祥傳祥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安車

十人以公子肇為給駟馬第一區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

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大雅進止之度晉書鄭冲傳冲抗表致仕

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詔曰功成弗有上德所隆

賴之心以枉哉角巾東路晉書羊祐傳嘗與

邊事當歸故里以白土而居重疏廣吾師見落落風

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風晉書羊祐傳論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衛如砥礪

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焉其有者也

以果本情晉書衛瓘傳瓘告老遜位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

遜讓歷年欲及神志未衰至真之風實感

吾心今聽其所執進

位太保以公就第至真之風見表送章綬晉書魏舒傳以舒

領司徒舒稱疾遜

政術部 致仕

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

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

抽簪

晉書皇甫謐傳因歸疾散髮林阜

志渴瀨

晉書夏侯湛傳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辭榮拂於枳落

衣

晉書郗超傳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監費百金而不吝

娑之事

晉書王述傳大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曰臣曾祖父屬世林少得好名及其年老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

賤書乃

實訓誠

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晉書謝安傳安雖受朝寄然每形於言色誓

苦

晉書王羲之傳為會稽內史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及述為揚州刺史檢察會稽郡

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亦不復徵之

郡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

窮 投

晉書王獻之傳獻之上疏曰故太傅臣安載宣威靈強滑消殄功勳既融

義篤於

四時致膳 晉書顏含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

採南山蕨飲三江水

晉書張翰傳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

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

羨

晉書張翰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著首邱賦人

皆謂之見機 著首邱賦 見見機 柴門灌園 晉書汜騰傳除郎

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門一杜 見賦歸去來 晉書陶潛傳為彭澤

令義熙三年解印去

三徑松菊

晉書陶潛傳歸去來辭曰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

候門上就荒猶

鳥倦飛

晉書陶潛傳歸去來辭曰雲無心而出岫而知還

交絕遊

晉書陶潛傳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請謝拙

宋書王弘傳引

答遜位曰西夏底定便宜避賢

思愆家巷

宋書王弘傳引答遜位曰今履端惟始朝

慶禮畢輒還私

悟高鳥鑑醴酒

宋書傅亮傳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思憂患而豫防介焉是

式色斯而舉

張邠晨軌疏董夕

宋書傅亮傳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有悔懼之辭曰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

頓

治亭餞送

宋書王敬

弘傳遷尚書令敬弘固上表求還改授侍中

清光粹範

宋書王敬弘傳

詔曰敬弘德敷象魏道高邱園高

振俗淳風

著退居賦

宋書何尚之傳致仕於方山

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日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疏

班邠魏通美於前策冀貢山衛淪

晦志山田

見南

漸乎曩篇規道休告雪滌素懷

宋書何尚之傳袁淑與書曰丈人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

南

南澗寺側故書云南澗毛詩

拂農衣

宋書王僧達傳在郡雖淺

所謂干以採蘋南澗之瀨也

而貪得分了方

歡歌園藪絕影

還

事耕

糧藥有寄

宋書王僧達傳乞江湘遠郡

學松喬

齊書劉善明傳

將軍辭疾不拜褚淵謂曰朝廷

反耕

梁書沈約傳郊居賦曰或

方相委待詎得便

或彈冠而來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仕掩扉覃思梁書王錫傳遷吏部郎中稱疾不拜便謝解籙收

簪梁書王僧儒傳攝山築室梁書蕭肅素傳性靜退少嗜欲

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天竺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

郎遂辭不就因還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釋簡書

沈炯傳南東都之日南史徐孝嗣傳尚書令王儉謂人曰

誰可繼卿儉曰臣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武帝問儉曰

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

平惟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勳不

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快快便求山資已足南史王秀之傳為

東陽臣恐晉平太守募年求負弩射雉南史張欣泰傳改

還或問其故答曰吾領河東內史武帝

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

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園下羊孟不得告謝南史何尚之傳

面接松山恣情閑放致仕於方山議

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尚

孟節為真隱傳南史何尚之傳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

孟顛為真隱傳袁淑乃錄古來隱上有迹無名者

嗚沈公不效何公南史何尚之傳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

之曰徒步南岡南史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慶

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之手不知書上逼令作詩令

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日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

力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

其辭意散髮海隅南史虞玩之傳玩之東歸王儉不出送朝廷

之美無相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

東都之送殊不藹藹東都殊不藹藹見棲心物表南史樂法才

子史書卷六十四 政術部 致仕

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南史沈約傳沈警字遂飲啄願世明謝安命為參軍

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之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

歸老之秩南史沈約傳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

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脫幘南史十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彬傳弱

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憤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

世勲門而傲天下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南史陶潛傳為彭澤令國士拂衣而去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束帶見之潛嘆曰吾脫朝服挂神武門南史陶除奉朝請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弘景傳辭朝之叟魏書肅示紀詔曰若才非

秀異見在朝官依令合解者可給木官半祿恬真邱壑魏書彭以終其身使不恨歸於閭巷矣城王懿

傳高祖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魏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絃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

冕遂其冲挹之性辭蟬捨冕見奉炯誠魏書李騫傳承周任足其聽颺辭蟬捨杖策尋山負帙沿水魏書源子恭傳若言不

抱徽猷而與屬而乃廣尋知逃宦見懷田賦屈之日即應已徧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宦之志安在

魏書裴宣傳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謂親密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道不光國瞻言往

哲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雅迹魏書尉元傳元詣闕請老不許乃作以敘心焉引見於庭詔曰前司徒山

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少著英風終老敷位顯台宿終歸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

身給祿北齊書杜弼傳子臺卿隋開皇中徵為著作郎捐情之

士北齊書祖鴻勳傳鴻勳與陽休之書曰夫崑峯積玉光澤者

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

把臂入林北齊書祖鴻勳傳鴻勳與陽休之書曰若能翻

道素志論舊款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舒席平山見收拙邱園

隋書李德林傳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

令請預散參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上

許一葉從風雙鳥退飛隋書盧思道傳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

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無損鄧聽執笏北史

林之攢植不虧渤澥之游泳按攢音攢聽執笏隋文

帝紀開皇十五年制九品以羅侯城北史羅結傳累遷侍中外

上官以理去官者並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

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慈甚信待之因除長秋卿年

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甯東川為私第別業并為築城號曰

朝廷每有朝廷大事驛馬詢問見告老詩北史高允傳

大事驛馬詢問焉望闕表北史高閭傳累表遜位優詔授光

於是乃著祿大夫金章紫綬及辭引見東堂

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

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間進陟北芒上一

以示戀給一時俸北史裴安祖傳拜安邑令以老病結構蒙山

慕之誠給一時俸固辭詔以供湯藥焉北史房彥謙傳彥謙去官隱居不仕將之下以求其

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時望所歸徵

授司隸羽林衛送北史楊椿傳上書頻請歸老奉辭於華林園

刺史聽賜以絹布給帝下御坐執手流淚椿歔歔欲拜帝親執不

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餞張方橋見三驥駟車

北史趙芬傳為蒲州刺史上表乞骸骨徵
還京師賜以杖被褥歸於家 文史怡神魚鳥散慮

骸故里翫 以關 半祿半料 舊唐書德宗
師蕭昕為工部尚書致仕給半祿料永為常式初致仕 紀以太子少

官只給 無料上加以待老臣 自昕始也 一代楷

模 舊唐書李靖傳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
宗遣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公

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為 乃下優詔加授持進聽在攝攝九年賜靈壽杖助足疾也

餞通化門 舊唐書李義琰傳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
祿大夫聽致仕將歸東都田里公卿以下 脫屣歸閑拂衣高謝

祖於 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 脫屣歸閑拂衣高謝

舊唐書解琬傳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璽書勞之
曰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 固可以激勵

顏俗儀形庶僚永 舊唐書薛平傳歷三鎮凡十餘年除左

言終始哀可嘉尚 敬騎常侍致仕時有年過懸車而不知

止者唯萃 而無疾請 明容 舊唐書賀知章傳肅宗詔曰

告角中東洛時甚高之 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

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 解官充侍 唐書高宗紀

克遂 之 允叶初志脫落朝衣 永徽元年八

月給五品以上 天隱洞 唐書韋夏卿傳夏卿性通簡好古

者半祿加賜帛 有遠韻談說多聞晚歲將罷歸署

其居曰 治園 治林 唐書盧簡求傳致仕還東都 七松處士

唐書鄭薰傳以太子少師致仕薰既老號 賜鑿湖剡川一曲 唐

所居為隱巖時松於庭號 賀知章傳天寶 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

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 帝賜詩百官餞送 祠祿官 宋史職官志宋制設 之 以佚

帝賜詩百官餞送 祠祿官 老優賢先時員數絕少熙寧以後乃

羽服優游其間何必更事請謝乎宗晦曰吾作白頭老監

而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為哉時以為名言按史諶老子傳注

關令尹與老子賀老流沙之服見與毋東歸宋史顏衍傳抗表

俱之流沙之西

郎衍又堅乞罷免詔書詠牡丹千餘首宋史郭延澤傳咸平中

褒許即其

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園以自娛其

聚圖籍萬餘卷手自刊校嵩少卜居宋史孔承恭

為太常少卿俄以疾求解官且言子孫扶掖宋史王德用傳求

早遊間樂其風士願焉

為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為同羣牧五知堂宋史任布

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一人

洛中作謂知恩賜對延和置宴資善宋史李東之傳東

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

書拜太子太保致仕舊無閑門謝辭式二李宋史李東之傳有

特命之坐仍

中神宗立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

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徧遊名山宋史趙抃傳

致仕而官其子既提舉兩浙常平以便草堂逸老宋史葛宮傳

養呢奉抃諸吳人以為榮

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頽濱遺老宋史蘇轍傳崇寧中致

致仕即退居號

燕遊十友宋史李昭玘傳知滄州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

於十囊命曰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空學出祖宋

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鄭穆傳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

年請老提舉洞霄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請宰相請

留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

十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婆娑園宋史崔鷗

令移病歸始居邴城治地數畝為跨驢攜酒縱遊西湖

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

致仕

政術部

致仕

上

子史精華

卷六十四

致仕

上

宋史韓世忠傳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自此杜門謝

客絕口不言兵時宋史向子諲傳知平江府忤秦檜意竹塢宋史

時將佐罕蘇林乃致仕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宋

中傳孝宗召赴闕以足病請辭提舉太李衡傳以祕撰致仕後定居崑山方孔瓘宋史張

平輿國宮歸次番陽營圍植竹號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大經傳

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至卷未衰抗疏引去人歸營巖竇宋史方信孺傳使北時財三十既舊學名堂宋史

傳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良慶會名其閣其一疏宋史崔與之傳拜參知政事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

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帝覽奏嘉歎趣召

愈力控辭至有嘉熙三年乃得予祠宋史傅伯成傳嘉

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不獲行至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退叟宋史

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傳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奇東西致仕坊宋史朱昂傳

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閒居自稱著稱仕至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葺歸來園宋史晁補之傳出知河中府徙湖州密州果州遂

進慕陶龍眠山莊圖宋史李公麟傳元符三年致仕既歸老肆

潛為人枕簟白意於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宋史耶律官奴傳重熙九年加歸義軍

為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能致王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

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吾與若居林下以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歉焉官奴然

政術部 致仕

之時稱 **給廉人** 金史熙宗紀詔文武官五品以上致 **亭號靜隱**

二逸 **金史張行信傳**起為尚書左丞尋復致仕家居惟以鈔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汴城東 一 **時時與侯摯輩游咏其間**

伊川亭 金史許古傳致仕居伊陽郡守為起 一 **古每乘舟**

挽舟數十里不絕其 **盧花被詩**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拜翰林侍

為時人愛慕如此 **讀學士知制誥稱疾辭還江南**

賣藥於錢唐市中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灤

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

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 **龍山三老** 元史張德輝

間喧傳 一 其依隱玩世類此 **從四民列子弟供征** 孔叢子順相魏

請老與元裕李治遊封龍 山時人號為 一 云 輒不用乃以病致事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

一 之 一 魏國之 一 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 **賦**

遂初 劉義慶世說孫綽 一 築 **乞閑地** 劉義慶世說郗司空

居兵權郗遣賤詣桓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 一 下馬橋 李

自養宜武得賤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曾稽太守 一 下馬橋 李

國史補韋倫為太子少保致仕每朝朔 **急流勇退** 邵伯溫聞見

望羣從甥姪候於 一 不減百人 前錄錢若水

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

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斡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

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 一 人也若水辭去 **亭臺花**

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 **亭臺花**

木目營心匠 邵博聞見後錄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

一切謝絕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 一 皆 **六一居士** 魏

出其 一 故透迤衡直園爽深密曲有奧思 **六一居士** 魏

筆錄王荆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藩臣上觀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及再罷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鳧雁同為客不與龜魚作主人鍾山松竹

見鳧雁同客上書窗詩魏泰東軒筆錄熙寧庚戌冬荆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百官奔賀荆公

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語次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身後三年公罷相知金陵又乞宮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第於南門外元豐癸丑春公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余因為公誦上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霜

筠雪竹投老歸與上行延祖志葉夢得避暑錄話元次山父延祖為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

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撥薪以為有生之役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觀此未嘗不三復其言今叨冒已過多乃得復上之上自安一壑其愧深矣有前聞葉夢得避暑錄話杜佑為司徒年過七十未請老裴晉公為舍人因高郢

致仕命辭曰以年致仕抑上近代寡廉罕由斯道蓋譏之也元祐初詔起范蜀公為提舉萬壽觀力辭不至其表曰六十

三而致仕抑有前聞七獨樂園葉夢得避暑錄話司馬溫公作十四而復來豈云得體朝夕燕息其間已而遊嵩山復買地於旁以為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之句顧瞻玉堂如在天

上葉夢得避暑錄話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記其為學士時事幸藏其藁以為退居談笑之資畧云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上時覽所載以誇三師三人

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為公而不可得也三師三人葉夢得避暑錄話本朝宰相以上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上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飭備二舟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既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既見即日對御錫宴顧問溫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還洛清明日錫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翌日上用公韻屬和

親灑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
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顧問不

名稱曰太師 **用韻屬和** **五老會** 王闢之灑水燕談錄慶曆末
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

寵數優異 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
實尚書郎致仕馮平為 **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 **齊物**

子 王闢之灑水燕談錄司馬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
窮通自稱曰 凡所經遊發為詠歌錄敘謂之遊錄

遊錄 見 **詔候秋涼** 王闢之灑水燕談錄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
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

留 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涼初閣筆渚宮秋
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王津園侍臣皆赴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

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 納祿 **渚宮一疏** 王闢
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

水燕談錄朱昂弟協亦退居里 **避賢樂聖** 洪邁容齋二筆李適
中皆八十餘時謂 之在明皇朝為左相

為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 初罷相 且銜孟為問門

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 **居士服** 朱子名臣言行錄杜衍退寓
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 南都烏帽皂綈袍革帶親故

或言宜為 公曰老 **還政堂** 朱子名臣言行錄故事宰相
而使相致仕者給全俸富文

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 忠公弼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
受公清心學道獨居 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

夫人如賓客子 **耆英會** 朱子名臣言行錄文潞公彥博元豐五
孫不冠帶不見 年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

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

會閩人鄭奐繪象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公與司封郎中席汝

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

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

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閣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

致仕

致仕

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
 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謨故集諫林朱子名臣言行錄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
 事請入會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
 君為事古今諫諍為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
 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跡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
 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
 仙洞府玉精神陳善捫蝨新話
 建日嘗按部過羅原時南華翁林子山致仕居南華洞年已八
 十餘以詩迂之有當年春榜首傳名對御如君有幾人之句畢
 公和贈之多所獎借其詩曰兒童聞說子山名將謂先生是故
 人海上偶經巖前猶見南華久徹逍遙夢兜率
 重來自在身攜得新詩天朝郎宅野老家陳善捫蝨新話林子
 上去不教辜負到全闕山詩中亦多佳句其
 自敘過門人指人室渾如話玉堂於茅舍陸游老學庵
 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

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蜘蛛隱葉廷珪海錄
 仕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歎曰仕宦公綬不見釋文瑩
 亦人之網羅也遂挂冠而退時號周堂花竹映帶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榜於門日老夫已
 毀裂軒冕或垂訪敢拜造一因毀裂軒冕見造卧舉
 舉以視田稼醉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視田稼見歸九華釋文瑩湘山野錄孫冕晚守姑蘓甫及引年
 再任詔下已高齋禪誦釋惠洪冷齋夜話趙閱道休官歸三衢
 歸竟召不起禪師為方外友

子史精華卷六十四
 高齋輦館
 大真一藉氣飄墊射太
 縣文望昭山河繪潯景
 縣守故蘇甫文伯
 公不長
 縣文學
 縣文學

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文學部一

經學

五官技

管子桓公曰何謂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
 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
 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
 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 止怒

去憂節樂

管子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
 患是故一莫若詩一莫若樂一莫若禮守禮
 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
 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心之敬執一管子先王之書 戴九履一

據三持七五居中宮

子華子天地之大數莫過乎五莫中乎五
 五居中宮以制萬品謂之實也冲氣之守

也中之所以起也中之所以止也龜筮之所以靈也神響之所
 以豐融也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
 躋也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
 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故曰天地之大數莫大
 乎五通乎此則條達而無礙者矣是以二與四抱九而上躋也
 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也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而一
 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
 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宓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
 赫胥大庭恂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
 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一以之而一也連
 山呈形歸藏御氣見往志往誥往事慎子詩一也書一治天
 下遺來世列子孔子曰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莊子一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也豈其所
 聖人議而不辯先王之陳迹莊子夫六經也豈其所

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截六際而不絃
 注六際六合也絃者追切之詞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也注合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中聲所止荀子詩者一也鉛察之俞可好荀子
 書禮樂之分因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有一而
 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反一而一而一而一也
 注銛與浴詩書禮樂之歸荀子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同俞音愈詩書禮樂之歸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一而一
 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
 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
 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適之也天下
 之道道經荀子故一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
 畢矣道經君子而後能知之注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

道之同心荀子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誠比金石聲內宗廟

荀子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言有文其聲有哀

荀子小雅不以於汗上自引而居下疾今六者兼用而財制

之政以思往者子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滌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關雎與鳥

之失攸春秋之失訾聖人諸儒金口而木舌揚子天之道不在

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升嶽浮海揚子觀書者譬諸

說則莫若使而衆山之崩寃也况介邱乎滄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

未無衆言淆亂折諸聖揚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折諸日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在則人亡則書上應時而

造揚子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

道非天然者損益可知也渾渾灑灑噩噩揚子虞夏之書爾商

經為衆說郭揚子天哉天地之為萬惟五經為辯揚子或問五

平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春

木之芟兮援我手之鷄兮其人若存上支離為簡易揚子或問

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日蓋其所以道義淵海抱朴

經為仲尼三百始終於周文中子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

之仲尼三百始終於周六代何也子日其以

周孔之道神之所為文中子卓哉其一家一

備六經文中子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日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徵聖經而詰眾傳文

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文中子春秋之失自歎用以乘

時文中子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矣故夫卦者智之

智之鄉動之序見時之相生旁行而不流文中子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

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一趨時有六動文中子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

者效天下之動也一居家不暫捨周禮文中子子

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文中子周禮其君子終

身不違禮文中子子謂寶戚日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

斷物和德制法窮理文中子姚義日嘗聞諸夫子矣春

全而後及也書以一從事而後一辯事正性制行和德舉往知

及也易以一知命而後及也一樂及鹿鳴之

來文中子書以詩以一禮以一樂以一樂及鹿鳴之

三而後拜樂三國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

命鎮撫蔽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

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

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

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

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

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
 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日每懷靡及諷
 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日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諷
 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
 之以六德國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而而焉焉以
 敢不重拜國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而而焉焉以
 昏國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而而焉焉以
 焉國語教之春秋而為之而而焉焉以
 始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
 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
 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
 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合
 韶武雅頌之音見上據魯親周殷運三代史記孔子世家乃因史
 記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故之約其文辭而
 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日子踐土之會實召周

天子而春秋諱之日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注
 正義曰殷中也又中授業作孝經武城人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運夏殷周之事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魯人字子木少
 故之商瞿傳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魯人字子木少
 瞿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
 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
 傳雷川人楊何何元朔受尚書伏生所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
 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推見至隱史
 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大常遣錯易本隱之以顯大雅
 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易本隱之以顯大雅
 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
 言雖外殊其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史記儒林傳弟子自遠方至
 合德一也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

經為訓以教

山東大師

史記儒林傳諸無不涉尚書以教

古文今文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尚書而安國以讀之因以起其

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按古文漢書藝文志作

古逸書上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萬物之散聚皆在

春秋萬物散聚皆在春秋上追修經術以達王道

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垂六藝之統紀於

後世見述文興業

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弟子列傳第七講

五經同異

漢書宣帝紀詔諸儒上親臨制稱決

上寶真

漢書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

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其

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

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用五

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

書相為經緯八卦

九章相為表裏

舉往明來

漢書五行志春秋之道以是故天下有物

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

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漢書藝文志秦

亦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壁藏漢書藝文志秦

燔書禁學濟南漢書藝文志又有不獨在竹帛漢書

伏生獨之毛公學之自謂子夏所傳

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故也出魯淹中漢書

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故也志禮古經者於三十而五經立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

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元王詩漢書楚元王傳申公

少而畜德多也王亦次之詩傳始為詩傳號魯詩元講論石渠漢書楚元王傳會初立穀梁春秋徵

號日更生受穀梁五經於注師古日三輔舊事云石渠閣漢書楚元王傳至孝文皇詩始萌芽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

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

為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博士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立學校之官州漢書見寬傳會

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非俗吏所及廷尉時有疑奏漢書

已再見邵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自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

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日前奏聖賢發憤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日吾固聞之久矣

所為作漢書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漢書

朱雲傳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

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

用尚書授太后

漢書夏侯勝傳光以為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自令勝

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

五顯門名經

漢書夏侯勝傳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

目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

以應敵建卒自

左右采獲

見五際

漢書翼奉傳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

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易有陰陽詩有王道之安危

五經六

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尊術

萬事畢載

漢書東平王宇傳五經聖人所制

不

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注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匡說詩解人頤

傳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漢書匡衡傳望之奏衡經可觀覽

說有師道

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

聖人言行之

漢書

要

見六學

漢書儒林傳序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

法

樸學

漢書儒林傳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

觀

通從寬

百兩

問

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

后氏曲臺

其

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漢書儒林傳贊自

儒

林傳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

支葉藩滋

說

禮數萬言號曰

漢書儒林傳贊自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

盛一路然一發藻儒林一漢書敘傳董生一微學一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蓋三

也一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

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一選高才生受

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一尊嚴道藝也一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

學一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

儒一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一甘雨滿缶一後漢書魯恭傳

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

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一家法學者曰盛一後漢書魯恭傳其

我之一誠來有我而吉矣一後拜為魯詩博士

由是一五經復興魯叔陵一後漢書魯丕傳元和元年徵再遷

東號之曰一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一後漢書魯丕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

不可枉也一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

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

箕子之所陳觀乎一別自名學一後漢書伏湛傳父理為當世名儒

入文化成天下一古學一後漢書杜林傳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一興

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聞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

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

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

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
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漆書古文尚書見一為過再

為涉後漢書趙典傳於易
詁訓大義不為章句後漢書桓譚傳

譚博學多通編習五經皆
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
樊侯學後漢書樊豐傳

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
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
慶氏禮後漢書曹褒傳

句辨難於是
遂有慶氏學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

尚書僕射康成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
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

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

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
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迺使高業弟子傳受於康成康成

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康成善算迺召
見於樓上康成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

山東無足問迺西入關見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後漢

書鄭康成傳時在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康成乃

吾室操吾矛
經傳洽孰後漢書鄭康成傳康成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

以伐我乎
魯問言左氏者多祖於興後漢書鄭興傳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宗之
屬莫不斟酌焉世

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鄭賈之學見避恭荒後漢

書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
臣與博士梁恭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二臣年並耆艾經

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
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

子史書

卷六十五文學部

經學

士以一一帝不一一孤學少與後漢書陳元傳詔立左氏博詢可

許然由是重之一一沉溺所習玩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一一左氏義深於

見實事之道左氏一一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

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

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摛出左氏三

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

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

之屬一一其相殊絕固以甚遠一一五家後漢書賈逵傳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

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一一穀梁之說注

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一一劉為堯後左氏獨有明文後漢書賈

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一一家皆無以證圖讖明一一氏一一者而一一按左傳

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曰討尋上下其文不類

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

儒無以自申劉氏從秦從魏源本劉累捕註此辭將以媚於世

也一一得生幾晚後漢書桓榮傳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

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

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人使授太子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一一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後漢書桓郁傳初

書帝稱善曰一一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

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一一橋君按桓

郁父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後漢書徐防傳詩書禮樂定

為太常一一學後漢書橋元傳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中文尚書後漢書劉

家尚書

見精博

後漢書馬融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

既一吾何加焉但

書用於碑刻立大學

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

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

工鐫

於一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

正定六經文

字

見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後漢書荀爽傳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茅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詩書弦琴樂古

後漢書鍾皓傳諸儒頌之日林慮懿德非禮不處

裁定聖典

刊正碑文

後漢書盧植傳作尚書草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大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

邵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草句考禮記得失庶禮記得失庶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令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石經各有傳記共相表裏見說經鏗鏗楊後來以廣聖意

子行

後漢書楊政傳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兆為之語曰

重坐五十餘席

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憑遂故京解經不窮戴侍中見善得風雅

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後漢書衛宏傳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

之旨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於今傳於世五經無雙許叔重後漢書許慎傳許慎字叔重汝南

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五經紛綸并大春後漢書并丹傳并丹

語曰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為三體書法以相參檢後漢

師為之語曰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善

文篆隸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易者不論易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

輿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

輅尋聲答之曰夫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

不煩也九事皆明見月常一遍魏志賈逵傳注魏略曰逵為諸生

傳及為牧守常自指掌畫地舉手可采蜀志許慈傳魏郡胡潛

課讀之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吳志程秉

之數皆晉書杜預傳論春秋言寡而旨暢晉書阮

凡三萬餘言擅有五而獨其言寡而旨暢修傳王

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

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

日吾亦聞之但未知其壘壘之處定何如申暢疑滯晉書庾峻

耳及與修談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

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對答詳悉

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晉書庾峻傳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助

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論風雅正變之義峻

子史書室

卷之十五 文學部 經學

三

之 左氏自是一家書 晉書王接傳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辭義贍富不主為

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核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

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於文為儉通經為長 見上 剖析元理微妙有奇趣 晉書王湛傳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

皆濟所未聞 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 晉書荀崧傳三傳雖同日

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 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作

春秋調人 晉書劉兆傳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

調人之官 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 申王難顧遠有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

情理 宋書關康之傳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

問禮三義 宋書周續之傳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

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 戲繇姬經 齊書樂志 式序 乾健

震動 齊書文惠太子傳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

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震大子曰天以運動為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為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萬物出乎震故 張子布更覺非奇 齊書王儉傳上使陸澄誦孝

亦帝所與焉 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言精理與見宗一時 齊書

傳緒長於周易 游心交繫 齊書張緒傳贊思曼廉靜自 同以

象數為宗

齊書陸澄傳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

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
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
為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
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康四年太常荀
崧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雋神清
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
在元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酒黜鄭
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眾經
皆儒惟易獨元元不可棄儒不可
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 拜五經 齊書臧榮緒傳榮緒
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
明至道乃著 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曰陳五經拜之 尚
書美句 梁書柳惲傳少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
對曰 又曰有何 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眾

咸異

致太平龍鳳之瑞

梁書徐勉傳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

公且修之以

合三十事以上之

梁書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

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
十科 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
專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
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
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
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
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暑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 且領師說
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温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晚而覆講 梁書許懋傳十四入太學受毛詩
盛行 梁書伏曼容傳少篤學善老易儻好大言常
於世 知平叔短 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

按平叔晏字檀弓言物始梁書何胤傳精杜學梁書崔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

服以難杜遂著左傳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

因作申杜難服以周官一書羣經源本梁書沈峻傳時吏部郎

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

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實為此學不傳

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

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焯沈宏沈熊之

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

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

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陳書周弘

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事逾三古人更七聖正傳弘正

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曰設卦觀

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與東晉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

作

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邱瓊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

人藏荆山之寶各盡元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縉紳之

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

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本付戚生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萬機小暇試當討論魏搆儀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見張譏在席使

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

人懷然陳書張譏傳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

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
王聞而爭効為一一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手寫不忘見

通十經南史周續之傳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

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按疑獄以經義量決魏書太武帝紀詔諸

宋書作五經并緯候

標明綱格統括大歸魏書封軌傳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

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魏

可奇其一一吾所弗如者多矣發起隱漏

封偉伯傳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

大議偉伯皆與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

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可

補王者神智魏書李先傳太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

以一一敦心六經魏書高允傳茂祖梵單夙罹不造克已勉躬

之目魏書宗欽傳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

保魏書宗欽傳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

宙按吾子魏書李郁傳於顯陽殿講禮詔

指高允言羣難鋒起無廢談笑郁執經解說不窮

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劉石經魏書劉芳傳王肅之來奔也高

相見高祖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

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

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

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髮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

笄言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

稱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

稱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

芳言為然曰此非一一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

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
劉石經洒蘭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
諸儒亟其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
釋頌社平生之感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
頓社平生之感

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魏書常爽傳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
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

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
寓目習性

文身哉

習性文身

見別構尸牖
魏書張吾貴傳年十八本郡
舉為大學博士吾貴先未多

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
遍便即
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
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常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
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
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

多新異蘭乃伏聽

義例無窮皆多新異

見孝經一卷人之本

學者以此益奇之
周書長孫澄傳魏文帝嘗與太祖及羣公宴從容言曰

講書論易其鋒難敵

周書呂思禮傳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
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

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

講書多門戶

周書樊深傳太祖置學東
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

士深經學通瞻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
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

解然儒者

仁義陶鈞道德橐籥

隋書經籍志夫經籍也者機神
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

地維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
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
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
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
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
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一之
誠一之也其為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
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
五經庫 隋書房暉遠傳
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
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
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
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一
天然獨
得 隋書楊伯醜傳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
而笑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說辭義皆
異先儒之旨而思理元妙故論者
著五經異同評 北史張湛傳
以為一非常人所及也
國子博士故騎常侍一鳳字孔鸞位
十卷為儒者所稱按鳳湛曾孫
駁妄釋謬 北史李崇祖傳
姚文安難服虔

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 足以事父兄為臣子 舊唐書高宗

崇祖申明服氏名曰 紀初授孝經

於著作郎蕭德言太宗問曰此書中何言為對曰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

其美匡救其惡太宗大悅曰 頌五經正義依此考試 舊唐書高

行此 矣 宗紀三月

壬子朔 孔穎達 於 口試 舊唐書明皇紀天下州縣

天下每年明經令 每鄉一學仍擇師資令其

教授諸鄉貢每年令就國子監謁先師明經加 內外

八品以下及草澤有博學文辭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開薦 考前

人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 舊唐書孔穎達傳穎達與顏師古司

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

綜古今義理該洽 實為不朽付

國子監 敬先聖言 舊唐書蕭德言傳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

施行 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日終日如是無乃勞

乎德言曰——
之——豈憚如此
八出舊唐書高郢傳小字董二人以幼慧多
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
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大經中經小經
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授國子司業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
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
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
先取於帖經遂使專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廢傳授義絕今
請以禮記左傳為——周禮毛詩為——
尚書周易為——各置博士一員
備陳五孝舊唐書趙弘智傳高宗令
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太學
儒者並預講筵弘智演暢微言——
學士等難問相繼弘
智酬應如響高宗怡然曰朕頗耽墳籍至於孝經偏所習觀然
孝之為德弘益實深故云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是知孝道
之為大也顧謂弘智宜略陳此經切要者以輔不逮弘智對曰
昔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微臣願思願以此

言奏獻
帝甚悅紙——語皆先誦得舊唐書徐文遠傳家貧無以自給其
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
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
說悉是——耳僕非——也——之至於與隕之境翻似發揚
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
風雅舊唐書蓋文遠傳時高宗別於秘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
相問難文懿其甚得九經庫舊唐書各那律傳貞觀中
詩人之致按文懿文達宗人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
褚遂良稱五經指南舊唐書王元感傳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
為——
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
愆三十卷魏知古稱其所撰以無逸為元龜舊唐書崔植傳穆
書日信可謂——也
宗嘗謂侍臣曰國
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明皇聲名最盛歷年久
長何道而然植對曰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宋璟嘗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文學部 經學

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每嘆嘉

古人至言後代莫及陛下既虛心理道亦望言要道

舊唐書崔郾傳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

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六經菁華人倫之本

舊唐書薛放傳帝曰六經不能盡通如何得其要對曰論語者一孝經者一窮理執要真可謂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

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明皇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又寧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經義雅

言啓導性靈舊唐書韋處厚傳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

經法言獻之錫以緡請與孔鄭並行唐書崔仁師傳時校書郎

帛銀器仍賜金紫鄭舊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卒學

恭仁師以元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仁師

虎門館

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

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條分節解唐書崔義元傳義元有章句

帝曰善使十一年帝曰善使十一年帝曰善使十一年帝曰善使十一年

輒采諸家言能是正之條舉始末無留語唐書武平一

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日君

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習勸

令酬請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日魯三桓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

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姦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

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

子罕子馴子良子國子游子卯子豐也一坐驚服平一問日用

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

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

能知乎平一著三傳總例完會經趣唐書韋

日用日吾請北面闔坐大笑表微傳

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

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

違 **易聖** 唐書衛大經傳大經 **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 唐書顏師古傳帝嘗

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

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

出其悟表人人歎服 **誤五經義贊詔改為正義** 唐書孔穎達

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 義訓凡百餘篇號

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

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

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 **五難** 唐書元行冲傳客曰當

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

為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 漢孔安國注古文尚

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

能也浮學守株象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為體

一也昔孔季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誠產曰今朝廷

率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

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

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請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為光祿

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

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為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

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元數千百條鄭

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

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雜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

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

注退思其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

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

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

鄭服非然則鄭服 **如觀山水** 宋史李侗傳其語春秋曰春秋一

之外皆警矣五也 事各是發明一例

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經純傳駁金史移刺履傳贊移刺履從容進說

治本其得古廉孟子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

人遺學歟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如探淵海元史吳澄傳行省

世祖嘉之目曰由是知名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董仲舒

先生言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奉天而法古春秋繁

露春秋之道善復古譏易常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先質後

文右志左物董仲舒春秋繁露然則春秋之序春秋無通辭從

變而移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

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董仲舒春秋

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詩無達語易無達言春秋無

達辭董仲舒春秋繁露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仁多連博貫董仲舒

露是故為春秋者得一端而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

之見一空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

敗以明順逆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桓寬鹽鐵

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文學言剛柔之類互勝相代國鑑劉向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

生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劉向說

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

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

國之本也按洪範五福一曰壽言以富為始者本說苑此條
棠見宗廟之敬劉向說苑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
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
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
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
不行孔子曰吾於也困於宋撰中庸子思
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說於秦費勃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
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
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
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及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

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
徒曰魯雖以來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
於陳蔡作春秋吾可無作乎於是之書四十九
篇
七大義孔叢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
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
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
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孔叢孔子曰書
斯者則書之舉矣遠而不濶近而不迫之於事也
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發乎中見乎外以成文
誦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
孔叢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
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而
者其唯時書魏伯陽參同契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
洪範乎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夫子庶聖

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與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惟度審分銖有形易付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

世定

五經皆庶幾之才

王充論衡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

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日博者豈徒一經哉

天口聖譯

王符潛夫論夫聖人為賢人為

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

言有楚夏

荀悅申鑒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

與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

新義分方九流區別

荀悅漢紀孝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

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仲舒推崇孔氏抑黜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

經籍而

籍者

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

羣聖相因

徐幹中論故六

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善變善攝

中論故書舉穆公之誓

也

後定王粲英雄記州界羣寇既

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

也

爾雅非周公之制

葛洪西京雜記郭威

五經章句謂之

爾雅非周公之制

字文偉茂陵人也好

讀書以謂

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

明矣

三闕

王嘉拾遺記何

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

也門徒有問者則為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

穀梁墨守謂之

及鄭康成峰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

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臣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按後漢書鄭康成傳作

經神學海上經苑

公羊墨守穀梁廢疾

見經苑

王嘉拾遺記任末年

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

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

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五

篇行代李肇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惟說天下正

法宋祁筆記春秋者也孔子有寫物態慰人情宋

筆記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

依依雨雪霏霏也謝元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

為佳晁迥晁氏客語呂正以經按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叔十八歲已能看春

秋人問之日老子知體孟子知用邵伯溫聞見前

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為訓解

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

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

中才皆可了以易之為易之較如日

星邵博聞見後錄春秋大義邵博聞見後錄今世俗謂

星數證物數學齋估畢至後漢天文志中外宮為星二千五

十萬物咸得係命焉精且切矣中孚復起於甲子學齋估畢或者

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有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

日而盡一年之數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矣但節之後中孚等

四卦以為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

孚非也故先儒誤以為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

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

離下經三十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耳乾配甲而起於子

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申子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為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為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為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為三百六十爻當一日而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為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日中孚與上兌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既濟未濟坎離元體為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為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高以陳謂畫卦之勢自下而上
學齊估畢纂余昔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下小過未濟上貴賤位矣何不自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講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

精思終夕翼早復於先生曰此豈——
日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為臣位在下第五爻為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重一勛學齊估畢纂昔有問伊川曰易日子之說得之矣重幾何答曰——蓋謂一勛凡三百八十四鍊而乾坤下六卦皆有坎羅大經鶴林玉露易凡三百八十四爻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謂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子史精華卷六十五

千史錄 卷之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